

成吉思汗传奇

# 成吉思汗 以前

芊予 著

成吉思汗传奇

# 成吉思汗 以前

芊予 著

④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落以前 / 芊予著—湖南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.4

(风云往事系列)

ISBN 978—7—5358—4280—0

I 日... II. 芊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5527 号

## 日落以前

策 划：郭栩麟

责任编辑：郭栩麟

内文插图：鸦

装帧设计：罗俊南

出 版 人：胡 坚

出版发行：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：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：410016

电 话：0731-2196340 2196334 (销售部) 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：0731-2199308 (销售部) 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：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：16

版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：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突然，他又转过身，快跑几步，赶到德薛禅面前，紧张而急促，不复往日从容：“德薛禅兄，我有一事必须嘱托。铁木真，我儿，自幼惧怕蒙古恶犬，你千万要看住它们，切不可让恶犬靠近我儿才是。”

# 目录

楔子

001

## 第一章 童年往事

- (一) 关于母亲的一种岁月 003
- (二) 失语的求亲之路 007
- (三) 丧父的哀痛 012
- (四) 蔓延扩散的仇恨 018
- (一) 深冬的最后一抹色彩 025
- (二) 辗转的逃亡生涯 031
- (三) 重逢的惊喜 038
- (四) 李儿帖的生死相随 046
- (五) 那一声『父汗』的耻辱 052
- (六) 摇曳在风中的灰白衣裾 060
- (七) 我丢失了原来的自己 065
- (八) 兄弟的另一种诠释 0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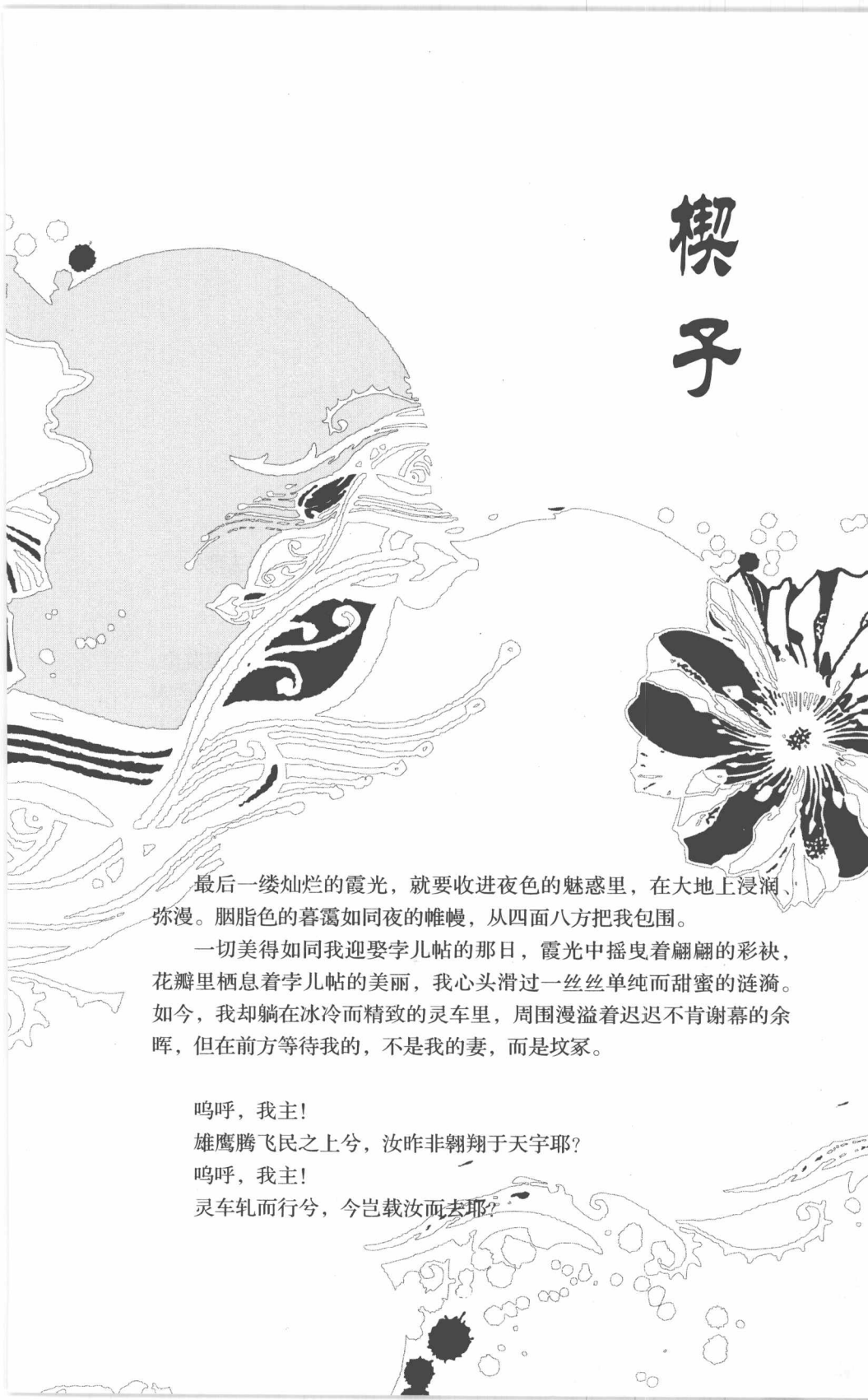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三章 峥嵘年代

- (一) 希冀与危机并存的前途 081
- (二) 别无选择的开端 087
- (三) 不是谁都可以原谅 095
- (四) 爱比恨只多一笔 099
- (五) 恩怨接踵而至 107
- (六) 浸泡于血中的血缘 114
- (七) 乃蛮乱军中的邂逅 119
- (八) 一切只是匆匆 128
- (九) 被仇恨泯灭的爱恋 137
- (十) 挥别陈腐的记札 144
- (十一) 绝望的情愫 149
- (十二) 与忽阑的聚散依依 153
- (十三) 脱幹勒勒死后的嘲笑 160
- (十四) 天下只有一汗 169
- (十五) 李儿帖深埋于心的楚恨 174
- (十六) 扎木合最后的请求 177

## 第四章 王者风云

- (一) 成吉思汗的无奈 180
- (二) 被巫术染指的亲情 185
- (三) 战争让我把什么都丢了 192
- (四) 和亲带来的悲剧 200
- (五) 和平只是一场幻觉 205
- (六) 读不懂的亲情 212
- (七) 忽阑之死 217
- (八) 结局皆是离去 224
- (九) 被无情摧毁的美丽 230
- (十) 人生若只如初见 237

# 楔子



最后一缕灿烂的霞光，就要收进夜色的魅惑里，在大地上浸润、弥漫。胭脂色的暮霭如同夜的帷幔，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。

一切美得如同我迎娶孛儿帖的那日，霞光中摇曳着翩翩的彩袂，花瓣里栖息着孛儿帖的美丽，我心头滑过一丝丝单纯而甜蜜的涟漪。如今，我却躺在冰冷而精致的灵车里，周围漫溢着迟迟不肯谢幕的余晖，但在前方等待我的，不是我的妻，而是坟冢。

呜呼，我主！

雄鹰腾飞民之上兮，汝昨非翱翔于天宇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灵车轧而行兮，今岂载汝而去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贤妻爱子世所罕兮，汝果离之而独去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忠臣良将愿效命兮，汝岂弃之而不惜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雄鹰矫健展翅飞兮，汝昨非盘旋于天宇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马驹欢跃狂奔驰兮，汝岂忽而倒地耶？

嫩绿新革正值春兮，竟遭暴风而折披耶？

六十年征战擎大意兮，今将住合乐一统兮，汝岂离费而去耶？

汝岂堰眠而不起耶？

客列古台在悲悼哭泣，他是蒙古草原上公认的名歌手。他很英俊，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棕褐色的皮肤健康而干净，一如他泣诉的声音。迎面而来的路人，听见了伤感的调子，眼神中不知所措地流露出一低落，揣测着，凝望着，却相继在护卫的刀剑中倒下，如大片的梧桐叶在风中旋转着飘落下来，又如大鸟张开翅膀，以悲凉的姿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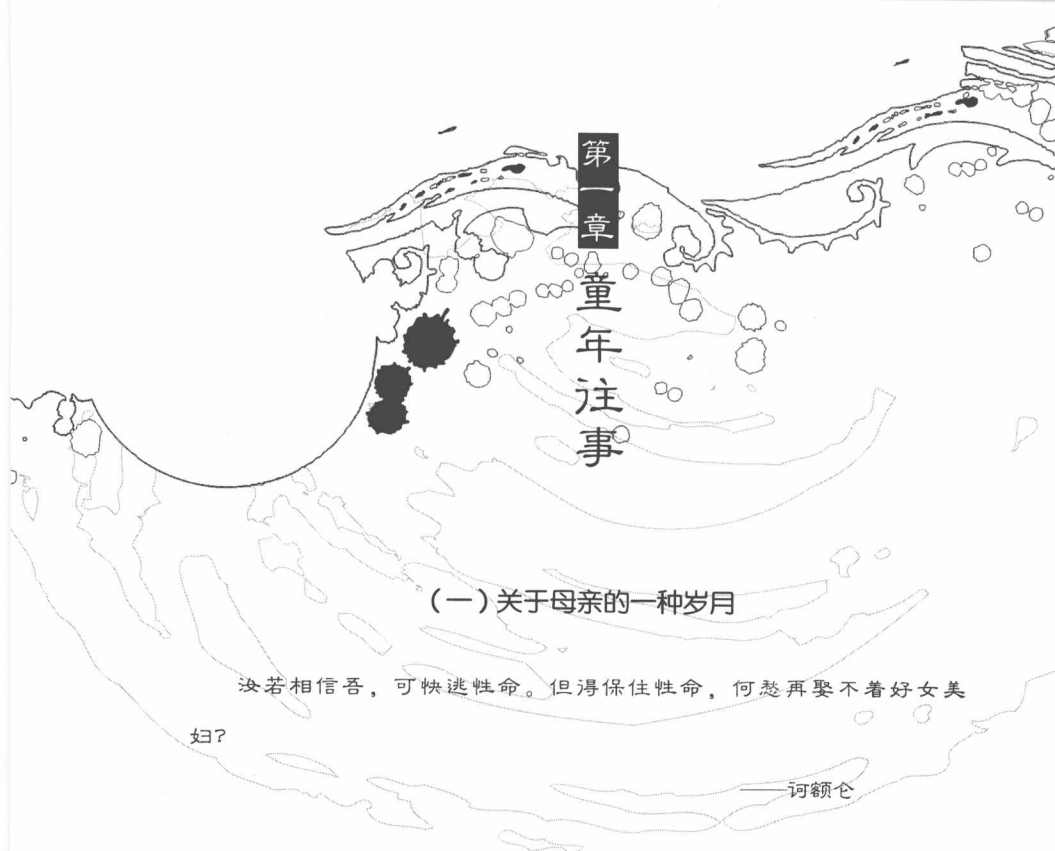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人，是强塞给我的阴间奴仆，分明，他们惊扰了我。英雄，便要在别人的想象中存在，即使身体已经冰冷。悲怆中，暮色渐渐吞没了一切，我终于深陷在黑暗中。

许久，灵车已在大漠中前行，干涩的沙砾撕裂了密不透风的灵车，钻进缝隙，拍打着我的身体。他们举步维艰。客列古台倦了，倚在马背上酣睡，竟然在梦里微笑着，不复悲伤。夜色中，突然有不知名的花香弥散开来，我感到出奇地平静、温暖。

思念漫溢的芬芳、镌刻在心壁上的柔软的美丽，伴着大漠的苍凉共同绽放。我试图重新抓住，却握到了一手虚空，原来所有的快乐都有着一样的宿命：邂逅，交会，然后走向分离。

我曾经拥有的，仅仅只是路过的刹那，然后便永远地错过。光阴如同羊皮卷的颜色，慢慢地延展到很早的时光……





# 第一章 童年往事

## (一) 关于母亲的一种岁月

汝若相信吾，可快逃性命。但得保住性命，何愁再娶不着好女美妇？

——河额仑

寥烟疏淡，冷风萧索，浑似中原水墨画，配以细碎若风铃的沙响、草滩摆动的节奏，这便是大漠的生动气韵。我的母亲经常融入其中。我自懂事以来便不解，为何她总是在遥不可及的位置，乌黑的长发呈沙丘状一丝不苟地盘起，一身衣裙沾染着残阳的味道。闲暇时，她总会亲切又疏离地望着我，微笑，眼睛周围被风吹起一丝褶皱，藏匿着瑰丽的美。

“你父亲呢？”她喜欢问我这句话。确定了父亲在哪里后，她的表情中总充满了敬畏和感恩。之后，她便又忙于各项琐碎的家事，或者与父亲的别妻速赤吉勒闲聊，似忘掉了刚才的凝重与不安。我想她是爱父亲的，然而她的爱却如同生长在阴暗地带的植物，只是带着眷恋默默地生长着，没有灼燃的热情。

很多日子以后，当我的兄弟合撒儿、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

相继开始长牙时，我隐约从大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母亲的些许过往，每每想开口询问，却又不敢。我相信那些回忆统治了母亲的梦，每每梦见，醒来便会郁郁寡欢。

梦的主角是一个男人，他叫也容赤列都。他所在的蔑儿乞惕部和我在日后有一场腥风血雨的较量，或许正是在母亲这里引起的纠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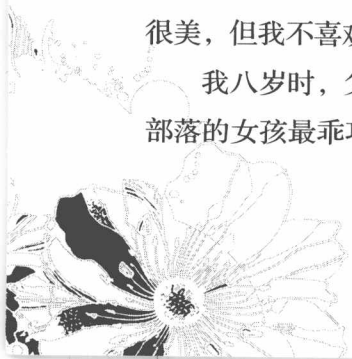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，轻倚在也容赤列都怀里的母亲，年轻得好似草原上的云朵，在阳光的浸染下，释放着令人眩晕的光彩。这斑斓的颜色或许刺伤了正在斡难河畔以猎鹰为乐的父亲的眼睛，他无所顾忌地将母亲掳了去，直率而坦然。

在蒙古，异族通婚是组成家庭的准则，这一准则迫使人们为得到妻室而大肆抢掳妇女。因此，父亲在我眼中并不是凶狠的强盗，他只是一个因女人的美貌而产生无穷爱慕之心的勇士。然而，如果是真的爱，他是否忍心先毁了母亲的一段幸福，再以另一段弥补，我却不懂。

而事实上，我并没有感受到母亲对父亲丝毫的怠慢或三心二意，她的心紧贴在父亲身上，一刻也不曾飘移。但是，她不快乐，即使生了四个健壮得幼年便可以驰骋草原的儿子，即使她不断地为娇小的帖木仑梳着各种美丽的发辫。

入我眼的，总是母亲低垂而修长的眉梢，尾端躲在发鬓里。她叹着，以最不易觉察的方式。当她见到父亲，会暂露笑颜，很美，但我不喜欢。我觉得，母亲笑得很累。

我八岁时，父亲开始替我寻找新娘。他殷切地打听哪个部落的女孩最乖巧可人，并不断跟周围的人谈论着，甚至为此





将牧场的事抛诸脑后。而我懂事之后终于想到，父亲如此操劳急切，或许并不只是顺应孩童定亲的风俗，更多的是不想让我重蹈他的覆辙。

那些日子，母亲只是默默地附和着，眼睛却日复一日地充盈血丝，在漆黑的夜里，深深地唤着我听不懂的话语。

与父亲启程去往异族求亲的清晨，母亲带我去了她经常依偎着眺望远方的嶙峋的石旁。

“铁木真，你可知道在这草原上活着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母亲整个身体靠在石头上，声音中透着寒意，眼中蔓延着连绵起伏的黄沙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她的眼睛竟开始变得混浊。

“要勇敢。”我说。

母亲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语气平淡而缓和，没有任何喜悦的意味，反而涌上一股悲伤，如狂风般侵袭了我的身心：“人，生来就擅长于狭隘的地方生存，然而，如果这样，便会活得很局促。在草原上，你需要让视野不断地开阔起来，望穿看似无涯的地界，那边，还有更为广阔的风景。”

“母亲的话，我不明白。”

“你记住，以后会懂的。”母亲这才缓缓地绽放笑容，给我以细微的愉悦和慰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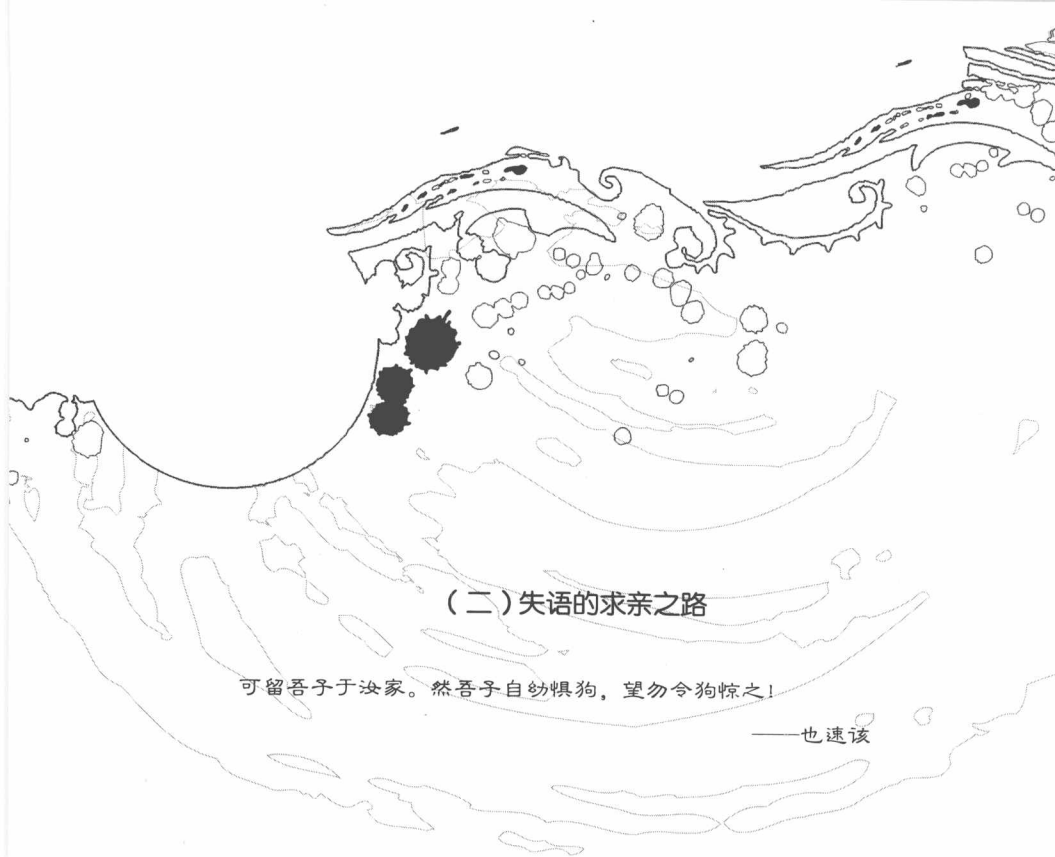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我的心却沉沦于无底的深渊，无法洋溢笑容，我定定地望着母亲的眼睛，瞬间穿过时间的荒野。我看见母亲梳着俏丽的发髻，双手颤抖着握着编织得细密的发辫，淌着泪水，带着绝望与悲凉对也容赤列都喊着：“快走吧，只要保住性命，以后还怕没有美人相伴吗？”随即把艳红的衣衫脱下，扔给了即

将永诀的夫君。那声音如此坚决壮烈，犹如衣衫颜色的鲜明。

父亲浑厚的嗓音开始唤我，母亲轻轻推了我一把，示意我们即将告别。我回过神，快跑几步，停下，回头望了一眼，发现母亲又重新专注于她的风景，忽略了我的存在。一切无言，只能无言。

后来，经历了很多事后，我才明白，人，看似有很多选择，其实归宿只有一个。母亲钻进了属于她的宿命，可以期望的，只是别人生命里的海阔天空，包括我，包括也容赤列都。

有人说她是个实际的女人。其实，她的爱与牺牲，是实际真正的理由。



## (二)失语的求亲之路

可留吾子于汝家。然吾子自幼惧狗，望勿令狗惊之！

——也速该

求亲的路上，我和父亲骑着马，彼此无言，前后走着。

其实，我一直期盼父亲能像传说中的大漠英雄般，向后代讲述那些金戈铁马的往事，然而，他却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。即使我知道他是第一个蒙古王室的后代，即使他应该背负着对塔塔儿部和金国的仇恨，但他却忘了，似乎还没有我，一个九岁的孩子清楚。

似乎，他只记得妻子和一堆不懂事的孩儿，这些平凡的快乐让他沉浸其中，难以自拔。每日勤恳地放牧、归来，抚摸那些稚嫩的脑袋，然后温柔地看着母亲闪烁的眼神，大口吃着手抓羊肉，喝点马奶酒，这便是他的生活。

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爱，也能感受到他的沉默。

“父亲，你为何不去当大汗？”我早就想问他。那时的蒙古

正处在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，充满了不安的难民，也堆砌着想当大汗的英雄。换句话说，争斗只是谋生的一个手段罢了。父亲虽是乞颜部的首领，但是在沙漠，一个部落的毁灭就像沙丘的移动一般轻易，父亲心中的安稳日子，根本是不存在的。

“铁木真，我儿。”他喜欢这样唤我，“风大了，快披上羊皮衣。”他没有在意我的问题，依然用琐碎的话语装点着平淡的温馨。他转身策马过来，帮我穿上羊皮衣，然后取出自己的一件，也加在我身上。厚重感使我昏昏欲睡，不多会儿我便在翻滚的黄沙中甜甜地闭上了眼睛，梦里月朗星稀。

等再次睁开眼睛，我的恐惧开始疯长，熟悉的景物飞逝，陷入死一般的沉静。大概还是凌晨的光景，我一边回忆着刚刚破碎的梦，一边努力循着朦胧的月光寻找父亲的身影，依恋的情怀喷涌而出。突然，我看到一条大狗横在眼前，刹那间，我真的害怕了，偌大的天地，只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“你便是铁木真吗？”

从未听过如此悦耳的声音，像是水做的，沉溺进去便无法呼吸。我一时无语。

随即，我看见了一双眼睛，在冬季湛蓝的夜空里，透明清新得如同月牙儿。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莫名地紧张，手心微微淌出了汗水。

“你害怕狗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。”那声音绕了一个婉转的弯儿，跑掉了。她的确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，或许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，从一





开始便这样。

“铁木真，我儿。”很快，父亲过来了。我跳下马，顺势往他身后一藏，他宽大的身躯掩住了恶犬凶狠的模样，我的嘴角扬起，我想我笑得很好看。或许，他的确不是英雄，但却始终庇护着我。

父亲将我带进一个陌生的房间，一位眉目清秀的俊逸男子端坐于前，旁边是一个女孩，头发没有精心梳理，而是流泻而下，逆着光闪烁着，灵性十足。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，浅浅地笑着，并没有掩口，很自然的样子。

“原来是你呀。”我想起刚才的那双眼睛。

她不语，也没有羞涩地躲闪，依旧是微笑着，似能看透我的心事。那男人站起来，笑着，爽朗的声音让沉寂的气氛明媚起来：“看来他们的确缘分不浅，好了，也速该兄弟，我应了你便是。”

“铁木真，我儿，这就是你的媳妇了。”父亲的声音充实而厚重，许是牵痛了思绪，竟招惹了泪水。直到那女孩上前轻摇他的衣袖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慈爱地抚着女孩光洁的前额，如嘱托般，随后，破涕为笑。

那一刻，德薛禅许了亲事；那一刻，我便拥有了孛儿帖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入夜，我第一次在异乡辗转难眠，竟有些莫名地欢喜；同时，对于德薛禅所说的，我必须按照当地习俗在这里停留一年，又感到有些惆怅。毕竟，他们是陌生的，而我，是胆怯的。

夜的寂静中，我听见德薛禅在隔壁的帐篷中与他的妻子谈

话：“这孩子相貌不俗，眼里有火，面上有光。而且昨晚我梦见一只青鸟抱着日月从天而降，落在我手上，今几个他们父子便前来求亲，那定是吉兆。我们的女儿孛儿帖虽年龄尚小，却生得美丽丰韵，必是有福之人，我想，就是属他，铁木真的了。”

猛然，我想起狂风中屹立着的父亲，冷漠挺拔，如不可侵蚀的岩石；被风卷起的长发，梳理得如同一把将要出鞘的利剑。我的相貌是随了他的。而那个梦的主角若真是我，若我日后真成了英雄，父亲是否会高兴？他是否期望我拥有那样的生活？

跑回父亲的帐篷，他果然没有睡，点着火把斜靠在窗边，仍是沉默。

“能跟我说说祖先的故事吗？”

父亲没有言语，只是意味深长地微笑，那笑容随沉沉沙土散入夜风。然后他开始平铺直叙地说着，没有掺杂感情，即使说到先王俺巴孩被金国钉到木驴上惨死，也只是略微皱了一下眉而已。我很耐心地聆听，不知不觉天色已微亮。

“铁木真，我儿，在大漠中待久了，人便容易变得实际、凶狠、残忍，因为骗与被骗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时刻都在发生。它使人们忘记一些情谊，记住一些仇恨，然而，这样不会快乐。”末了时，父亲说道，低沉的声音快陷落到沙土里去了。

“父亲，那你快乐吗？”漫天飘落的黄沙封住了父亲说话的欲望，疲倦的眼帘低垂，避开这天地苍茫。

他并不快乐，我知道。父亲厌倦了征服，只想平静地拥有眼前的一切。然而，在当时的蒙古，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去征





服的。

很快便到了离别的日子。父亲心愿了却，便言惦念着家中的马匹，只嘱咐了我些许琐事便准备启程。我有些难以言明的心事，有些怨他竟如此舍得抛下我，于是躲在房里，不愿送行，只从帐篷的缝隙里露出双眼，泪水淌着，却不想惊动任何一寸目光。父亲的背影在无言中逐渐零乱和模糊。

突然，他又转过身，快跑几步，赶到德薛禅面前，紧张而急促，不复往日从容：“德薛禅兄，我有一事必须嘱托。铁木真，我儿，自幼惧怕蒙古恶犬，你千万要看住它们，切不可让恶犬靠近我儿才是。”

德薛禅本想展露笑容，却被父亲的严肃惊住了，只是念道：“多少峥嵘岁月炼就的男人，竟有这样一份请求，请你放心便是了。”

很久以后，孛儿帖还经常用这件事在欢庆的时候嘲弄我。我很窘。其实，我真的怕狗，从小便是这样。等我长大以后，等我成为英雄以后，不再惧怕它们，并不是因为不怕了，而是因为，我已经无处可躲。



### (三) 丧父的哀痛

吾死之后，吾之子侄幼弟，妻室及其姊妹诸人，将落何境焉？吾行将气绝……蒙力克吾儿，速注波领吾子铁木真来！

——也速该

很快，我就第一次尝到了无处可躲的滋味。虽然在弱小的翁吉刺惕部，对手依然是令我望尘莫及地强壮。这些人便是同来求亲的男孩，虽然年龄只于我上下几岁，却被羊肉滋养得如疯长的蒿草。

“你会摔跤吗？”总有这样的声音在挑衅，我抬眼一看，心中的自信一泻千里。我虽然很高，来到这里后却迅速消瘦，他们的身体可以完全遮住阳光，把我置于阴影中。我开始埋怨父亲，无法自抑，他总是小心地挑选最嫩的羊羔肉，把肉块煮熟，尽量烹制鲜美，才送入我们的口中。而这里，那些还掺着血的粗糙的羊肉让我经常腹泻，渐渐骨肉分明，甚至瘦骨嶙峋。

可即使这样，我还是要面对男孩子之间的战争。挽起衣袖，扎紧腰带，疯狂地冲上去，毫无技法地翻滚，在沙土中踩出一